

The background is a textured, light pinkish-orange surface. It is decorated with various abstract elements: several stylized eyes in different colors (red, blue, black) with concentric circles in the pupils; red and blue hands reaching out from the edges; clusters of small red and blue dots; and wavy lines. A large, solid black eye is prominent on the left side. A white rectangular box is positioned in the upper right, containing the title and author information. Another white rectangular box is located at the bottom center, currently empty.

我们
心中的
怕和爱

— 增订版 —

水木丁 著

我们 心中的 怕和爱

— 增订版 —

水木丁 著

台海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我们心中的怕和爱 / 水木丁著. —增订本.

—北京: 台海出版社, 2017.9 (2018.1 重印)

ISBN 978-7-5168-1528-1

I. ①我… II. ①水… III. ①书信集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 I26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210474 号

我们心中的怕和爱 (增订版)

著 者: 水木丁

责任编辑: 刘 峰

策划编辑: 张旖旎 罗丹妮

装帧设计: 颜 禾

内文制作: 陈基胜 龚碧函

责任印制: 蔡 旭

出版发行: 台海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东城区景山东街 20 号, 邮政编码: 100009

电 话: 010-64041652 (发行, 邮购)

传 真: 010-84045799 (总编室)

网 址: www.taimeng.org.cn/thcbs/default.htm

E-mail: thcbs@126.com

经 销: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

印 刷: 山东鸿君杰文化发展有限公司

本书如有破损、缺页、装订错误,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

开 本: 787mm × 1092mm 1/32

字 数: 190 千字

印 张: 10

版 次: 2017 年 9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8 年 1 月第 2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68-1528-1

定 价: 39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

水木丁

七十年代生人，生活中人，文字中人，

复杂到一言难尽，简单到不值一提。

著有散文集《什么是自由什么是爱》《只愿你曾被这世界
温柔相待》，长篇小说《所有年轻人都将在黎明前死去》。

来信请寄：pinkonion@126.com

往来信件默认为可公开，如信件不便公开，或公开时需要
隐去信息，请务必告之。

为了人与书的相遇

序

| 有感情的情感专家 |

绿妖

前几天遇到一个女朋友，聊起繁难家事，最后我说：你给水木丁写封信吧。另一位女朋友，遇到一个无解难题，咨询水木丁，简短问答之后，女友当机立断：“我要给你写信。”水木丁吃完午饭回来，她化名换背景的邮件已经出现在邮箱。

一般来说，和尚、星座专家、风水大师，还有情感专家，都是越远越灵。水木丁打破了这种偏见。

我们认识时，她刚到北京，一个人租房，一个人租辆货车去南城买二手家具，一个人跑来跑去找工作。但我很少听见她诉苦。她的精神跟她的金钱观一样爽朗清洁——跟她吃饭永远都是AA。倾诉，对于她或许就像逼迫别人埋单，或自己抢埋单，那太不爽利。

后来，在这个庞大的城市里，我们一点一点熟悉起来。我

们最常约在大望路的现代城，那里有小饭馆，有“光合作用”书店，吃完饭可以买书，买完书就可以一圈一圈地绕着现代城散步，聊最近看的书，聊各自的生活。她有许多生活的智慧，会告诉我：自己置办一套家具，也用不了多少钱，可是租个空房，房租会便宜很多，而且家具可以用很久；还有超市快关门的时候去，青菜比菜市场还便宜。现在我明白，她的生活智慧，都是被生活磨出来的。

就像她身为情感专家的智慧，也是被生活一层层磨出来的，所谓久病成医。一个从不诉苦的人，却成为一名职业的烦恼倾听者，这是一件想一想都觉得有意思的事。在我们这里，情感专家是一个门槛极低的职业，只要会写汉字，只要有点名气，不管你是诗人、歌手、剃头的还是画画的，都能在报刊上开一个情感信箱，坐堂应诊。可是一个大男子主义者，很难成为好的情感专家，因为他不懂女人；一个女人，很难成为好的情感专家，如果她只是站在来信的姑娘这边，帮忙痛骂让她们伤心的臭男人；甚至一个好人，也很难成为好的情感专家，就像我的另一个朋友，收到别人的来信，只会笨拙地回复：你写得太好了，我都看哭了。好人只能陪着心碎的写信者一起哭，可是解决问题，他们没办法，不会。

所以我尊重真正的情感专家。我在不同场合表达过对情感专家界流行的“麻辣烫”风的不满，如果说，最初的断喝，是

为了令人一瞬间顿悟，那么之后蔓延开来终至充斥的，就是施虐狂与受虐狂的结合，专家们比着看谁骂得漂亮，以博读者一笑。

这样的风格，说到底，是写信和回信的人都不相信，一封信真能解决问题、情感信箱真的有用。

一封信真能解决问题吗？情感信箱真的有用吗？人真能帮到另一个人吗？

这本书最初的时候，是水木丁在博客上写：你可以给我写信，不保证一定会回。话说得很冷淡，但有人写了，得到了回复，第二个人偶然看到，于是也写了一封，第三个人……它不是一开始就是一个专栏，而只是，两个孤独的人偶尔碰到了一块儿，说了会儿话而已。

渐渐地，我看到她每次的回信，点击率越来越高。开始有人约她开一个专栏，开始有了稿费。越来越多的人给她写信，急切地等着回答。但其实又没有什么变化：专栏只用写几百字，她仍然回一千多字。“字儿太少，说不清楚。”

她相信有些问题可以说清楚。有些难题能够解决。一个人，可以帮助到另一个人。

水木丁最早是文学青年，学英语的，写实验小说，语言西式，那时她写的小说我现在都看不懂。后来，不知从什么时候起，她仿佛打通了任督二脉，文字的结构仍然是西方语言框架式的严谨，文字本身则全然用大白话。

你以为这很容易吗？有段时间，我约她写时事，三险一金、通货膨胀、财经政策……我们看过不少专家写过这些，把政策解读得没人能看懂，看完还是一脑袋糨糊，不知道跟自己有什么关系。水木丁不是那样的专家，她像你的亲姐、亲老师一样，恨不能手把着手、掰开了揉碎了跟你解释。我也是看了她的文章，才第一次弄明白了诸如三险一金之类的高深政策。

做到这些很难吗？也就是多替看文章的人想想，别把那些宏观的数据抄来抄去，多查具体资料，自己现实里对这些真懂。但我没见到第二个专家这样做，她不写了以后，也没见到别人这样写。

她的情感专栏，也是这么写的。

能解决的，她解决。比如告诉一个纠结于追求梦想还是听从现实的姑娘，“你的爱好，只不过是家居设计而已，又不是要去当德州电锯杀人狂……为什么就会有人认为心理学就一定会比家居设计有出息呢”；投诉男人的，并不总是得到同仇敌忾的助拳；只是想找找安慰的，她绝不敷衍，而是告诉对方，青春、痴情、楚楚可怜、年轻漂亮什么的都没啥了不起，别沉湎，好好读书上进是真；还有一些，真的真的是无法解决，又是那么悲凉，水木丁就说，“活到死的那一天，写到写不出的那一天，爱到不能爱的那一天，仅此而已吧。痛苦不会教会人什么是生的意义，痛苦只教会人，什么是不用问的问题，仅此而已”。

她有一套结结实实的价值观，在职业上、恋爱上、性爱上，她足够开放，但最终，她的脚落在一个踏踏实实的甚至显得守旧的立足点：“假如双方最初不是因为深爱着彼此才走进一段婚姻的，那么我觉得，在人生的漫漫长路上，真有什么可能保证婚姻稳定的话，其实只有最简单的两点：第一是自己做一个好人，第二是嫁一个好人。”——很老套，是不是？又回到了三四十年前，我们的妈妈们恋爱时的标准。同时，她的这一套，跟眼下这个社会的那一套，却像是恰恰相反——她开放之处，是社会保守的地方；她认为很重要的，却是当下社会认为很不重要的东西。

可是这一套，难道不是一个正常社会应该有的常识吗？怎么辨认常识？你服从它，同时感觉光明温暖，就是对的。而那些扭曲的、屈从的、荒诞的，都是反常识的。只是我们的时代太幽默，我们已经忘了什么是常识，而常常屈从于荒诞，也因此，才会有那么多的纠结。

前一阵去衡山，跟朋友一起爬主峰祝融峰。朋友说，祝融是火神，也是持久光明之意。这个含义，让我有说不出的感动。衡山上络绎不绝、手捧香盒、穿着绣有“南岳进香”字样衣服的徒步香客，或许也是为了这个“持久光明”而来的吧？而这本书里，那些写信的人，那些纠结在被人抛弃以及被抛弃后的锥心的恨意里的，纠结于职业、爱情、婚姻、性、自私、黑暗、

父母压力、社会压力与自我之间的扭曲的女女男男们，也是为了想得到一点点光明吧？

也许就因为这样，才有那么多的人，需要给她一封一封地写信。而身为水老师的朋友，我们也真的会在遇到事情时，想：给水木丁写封信吧。

新版序

| 亲爱的，你是否别来无恙？ |

水木丁

2011年第一次出版的这本《我们心中的怕和爱》终于要再版了，转眼六年过去，许多事情发生了变化，我的一些观念也与以往有些不同，因此这次我又花了几个月时间，把旧有的文章重新修订了一遍。另外又增补了几万字，九篇文章。

修改这些旧文章，读过去往来的信件，就好像和老友重逢。那些曾经写信给我的朋友们，不知道他们现在过得好不好。我的读者素质之高，是我的朋友圈里公认的，早年间有个朋友帮我写书评，前半部分夸我，后半部分变成了夸赞我的读者。我自己也常为此感到骄傲。这次修订的过程中，再次体会到了作为作者的幸福。

那些走散的朋友，希望他们万事顺遂；那些还默默地陪在我身边的朋友，希望与你们来日方长。

水木丁

2017年6月22日 于北京

初版序

| 麦田里的西西弗 |

永木丁

十年前开始写作的时候，一心想成为一个大作家，认为写作嘛，除了小说、诗歌、杂文和散文，其他的文字形式简直就是上不了台面的东西。没想到的是，多年以后，我和读者往来的书信先结集出版了。犹记得当初开始给读者写回信的时候，身边的朋友都揶揄我是“知心姐姐”。其实听到这个词儿特别不爽，总感觉这是一个管别人家长里短的形象，和我的大作家理想相去甚远。但是渐渐地写起来，就改变了想法。假如一个人读了点儿书，谈了点儿恋爱，在经过此生的路上，稍微懂得了点儿道理，还能写点儿文字，那么这些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经验，你死了，它就跟你一起死了，所以舍不得也没意思，不如就把这些说出来，传给别人，如果对他人有用，这个事也不错。至于方式，是小说，还是诗歌……其实倒也无所谓。

日本文学评论家内田树曾说，这个世界上有两种人。面对很讨厌、很棘手、谁也不愿意去做的事情的时候，一种人会想，反正总会有人来做，所以不用我来做；另外一种人则觉得，如果没有人来做，那就由我来做吧。内田树说，这后一种人就是村上春树小说里的人物。虽然世界很糟糕，个人的力量微不足道，可是如果没有人把这些事情完成一点，再完成一点，那么它便只有彻底地堕落到深渊里去了。我不是村上春树的粉丝，但看到这句话的时候，却惊讶地发现自己是村上春树作品里的人物。而这一切也不是我自己选择的，只是写着写着，就变成这样了，就像日子过着过着，就变成了这样。于是有一天，我跋山涉水、历尽磨难地走啊走，突然发现自己站在了悬崖边上，我的左手边是一片金黄的麦田，右手边是一望无际的大海。我不想从悬崖上跳下去，就此结束我的生命，但也不想回到原来的世界，于是就选择了待在那里，有小孩子跑过来我就拦住他们，把他们送回到安全的世界里去。也谈不上多高尚吧，只是既然你都已经戳在那里了，总不能就这么眼睁睁地看他们掉下去吧……这种事儿说白了，就是闲着也是无聊，其实真没什么好说的。

很多人喜欢塞林格的《麦田里的守望者》，并以此自拟，在我看来，塞林格笔下的少年和塞林格本人一样，并没有真正地去去做这些别人不愿意做的事，他只是置身于麦田之外提供了

一种设想。如果他真的去做了，可能会觉得厌烦透顶吧，因为这样的事情，做起来又具体、又琐碎，根本不美好，像家务活一样干也干不完。这脏兮兮的世界，无论怎样都擦不干净，本来内心存有少年时救世的干净清晰的梦想，最后总是变成西西弗式的烦恼。于是那本书及时地在青春结束之前结束，并且不可能再有第二本，因为如果你十几年后再回到悬崖边，发现那个曾经如风的少年还站在那里，满脸皱纹，白发苍苍，也许你不会觉得这是一个很美好的情景……

我不是麦田里的守望者，我是麦田里的西西弗，我被命运引领至此、被写作引领至此的时候已不年轻，觉得这个地方也不错，于是就接受了这个任务。看读者的来信，给他们回信，并不能让这个世界得到彻底的改变，甚至不能给写信的人什么更具体的帮助，但是屋子凌乱，如果不打扫，那么它脏乱的程度就会加重。

有些事，如果没有人来做，就由我来做好了。

麦田里的守望者也会老，最后摧毁他们梦想的不是狂风暴雨，不是电闪雷鸣，也不是内心的激荡，而是日复一日的琐碎、婆妈的生活，无聊的日出日落、大片大片看腻了的麦田风景，以及艳阳下的空虚、质疑和面对这个世界的无力感。于是一些人出去赚钱，追名逐利，或者干脆连同自己也堕落下去。他们没有像年轻时候以为的那样，被大人们杀死，他们只是变得更

富有，他们只是变成了大人而已。而另一些人选择留下来，他们变成了我，变成了麦田里的西西弗，西西弗永远不会老。

至于那些写信给我的朋友，我从未觉得我的一封回信就能拯救你们的人生。我读信，我回信，我只是做了命运安排我应该做的事，并且时刻记得，每一个给我写信的你，每一个我选择回信的你，每一个读我回信的你，我们都不是随便地遇到另一个人，我们都是经过跋山涉水、漫漫长路才找到彼此。在我们的人生长河里，这因缘际会的短暂的一瞬，不是偶然，而是我们的选择。我希望在这美妙的心灵交会的刹那，足以照亮你转身离去的前路，陪伴你走上一阵子。当火把熄灭，希望这点点的温暖还能支撑你继续前行，直到找到新的拿火把的人。至于我，我也许还站在这里，但是请不必挂念，也不必回头，请将我遗忘，只将那刹那的拥抱留在心间吧。

水木丁

2011年9月 于北京